

如果被人知道新宿的頭號男公關居然有個像他這樣的秘密戀人，恐怕雪路的行情就會一落千丈。

這樣的認知深深刻在塞提心裡，導致他每次接受雪路的溫柔時總是受寵若驚又患得患失。

更何況他實在不明白雪路為何會喜歡上自己，他塞提不過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大學生，雪路卻是歌舞伎町裡的傳奇，不光人長得修長挺拔，臉又極其俊美，白髮藍眼像是神話中的精靈一般——雪路只需要隨便笑一笑，不論男女都會陷入他的眼眸中，甘心掏出大把大把的鈔票。

但這樣的雪路卻偏偏私下跟塞提在一起了，他甚至幫塞提租了隔壁的空房，好讓兩人的私會更加順理成章。塞提得承認，自從他第一次被同學慫恿踏進那間男公關店時，就被雪路給電到了，當時他還以為雪路請自己一杯酒是一時興起，暗自慶幸了好久自己的好運，卻從沒想過這份好運居然能延續到今天。

塞提閉上眼，將自己進一步送進雪路懷中。

雪路的吻綿綿密密落下來，親過他的眼瞼、鼻骨、耳垂，最後又印回唇峰上。他真的很會接吻，大概也是在牛郎店裡練出來的技巧吧，塞提一瞬間感到醋意，緊接著又覺得自己實在沒立場去吃醋，自己不也是去牛郎店才遇見雪路的嗎。

也不知道雪路是不是發現了塞提心神不寧，他輕聲哄塞提將嘴巴打開，然後鑽了舌頭進去，細細掃遍塞提的口腔。塞提不由自主地呼吸急促，他感覺雪路的吐息撲在臉上，就好像是拿羽毛在搔一樣地癢，那奪人心魂的吻使塞提不禁軟了身子，還被雪路輕輕鬆鬆分開腿，愛撫到中間去。

塞提感覺雪路摸到哪裡，哪裡似乎就熱了起來。這真是奇妙，明明雪路的體溫偏低。

他心甘情願地讓雪路愛撫私處，戳弄那羞合的小穴口。雪路的吻一直沒有停下，唇舌間翻攪出的水聲像是直直灌進腦子裡，讓塞提人都暈了。塞提不禁發出低低的嗚哼聲，聲音非常地小，但雪路卻在吻的間隙中說真好聽。

叫出來吧，塞提。雪路輕聲說。

他的聲音像是魔法一樣，使塞提下意識地想要跟從。於是塞提的鼻音又稍微提高了一點點，而雪路真誠地誇他做得真好，一邊送入指節。

塞提已經十分習慣雪路的手指了，他配合地放鬆身軀，好讓雪路能進得更深入。雪路的手頭功夫也很好，就算只用手指都可以讓塞提高潮兩三回，但塞提不願意自己享樂，他總希望雪路也能開心，於是當雪路進到三指時，塞提便忍不住低聲說可以了。

雪路貼著唇說好，要塞提千萬別忍痛，然後扶著陰莖卡上來。這大概是雪路全身上下最讓塞提覺得熱的地方了，那飽滿的龜頭使塞提下意識感到緊張又期待，好像自己的肚子裡也燒了起來。塞提更深地回吻雪路，以行動告知自己的決心。

異物頂開腸道的觸感讓塞提立刻抽了口氣，塞提覺得自己像是漂在快感的池子中，雪路所經之處都掀起了陣陣漣漪。那些吻使他忘卻了脹痛，只覺得如在雲端，被雪路捧著護著，要成為對方掌心的一捧溫水。

這讓雪路也操得格外順利，他深深插進穴裡，對著塞提的敏感點輾磨，不時輔以小幅度的速頂，塞提被操得汁水狂流，小穴不住抽動。那層層疊疊的腸肉使雪路也有些癡了，雪路越吻越深，像是想把塞提給揉進骨血裡。

他這份作風強烈的吻讓塞提徹底投誠，塞提本能地顫動，性器也貼在雪路腹肌上倒抽，大量的快感已經快要淹沒了塞提的意識，使塞提再沒有胡思亂想的餘力。

雪路敏銳地察覺到塞提的變化，很滿意地眯起了雙眼。他輕輕抿著塞提的下唇，將人家抱起身，捧著屁股大力顛弄，塞提被插得暈暈乎乎，只能像攀住岸邊水草一樣緊緊抱著雪路。

雪路就這樣保持著接吻的姿勢，一路把塞提操到高潮射精。塞提緊縮的後穴告訴他時候到了，於是雪路也跟著深操十幾下，也射到塞提的身體裡。

似乎是精液溫涼的觸感使塞提感到了一陣安心，塞提發出一聲近似嚙語的喟嘆，而雪路就著精液又微微頂了幾回，才慢慢鬆開嘴，改含住塞提的耳朵誇他棒。

塞提渾身一酥，他緩緩睜眼，側目看雪路那汪冰泉一樣的眼睛。他很不可思議地居然感到了溫熱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錯覺。